

墨子閒話

墨子閒詁

孫詒讓著



中華書局

(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原版重印)

墨子問詁

[清]孫詒讓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德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15 7/8印張·4編頁·280,000字

1954年12月第1版

1957年7月上海第3次印刷

印數：4,501—5,500 定價：(9)2.20元

統一書號：2018·2 54·12修·商務型

俞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闕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俊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蕪終古矣。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闕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旣闕。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問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蠟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

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敵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起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溺。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憲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圃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綴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悼於躋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訓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苟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摯。洙泗斷絕。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跼武千里。其相非尊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輩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眇。故批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沉。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韋通塗徑。多所誌正。余昔事讎覽。旁撫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不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遺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諸本。大明正統十年。葉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葉尙完具。冊端附校異文。問有可采。情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越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淺雜檢攬。舊校疑滯殊衆。掣殿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吳公武讀書志。聞者發其疑。詰詰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畧。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瞻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諱緇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諱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撫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庠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若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察。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逝無罪人乎道路術徑。逝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誓族氏之誓。今本迂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慳地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菘斲雉已。卽於白若之龜。菘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菘斲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按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磬蠶管。證厥遠迓。它若經說篇之蟻爲蚺。虎爲獲。兵法諸篇之輿爲順。又爲類。芒爲芸。碎爲杯。其跋瓦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說之文。審校精稿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將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宜究其指。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旣竟。復記於後。詒讓。

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卷。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滄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寫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余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協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乘。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網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闕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慰。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舉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睇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卷一

親士第一 舉元云：案經管義云：倉頡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說未端。此書文多駁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為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為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尚正，與儒言相近，遂擊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存，恤問也。見賢而不急，則綏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慮國。說文：思，部也。

也。綏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為諸侯盟主，故

曰：正天下，與下。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為諸侯盟主，故

書：首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為長，即訓為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

正天下，高誘注：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魏、魏、魏、魏，以辭高注云：魏或作魏，而尚

攝中國之賢君。左傳：十一年，仲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欺乎匹夫。此義與彼同。

攝中國之賢君也。謂趙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安也。俞樾云：抑之大醜，廣雅云：抑，

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為文，謂等之。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言以親士故，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云

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內疚其說猶云內省不疚云內當

作納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雖難庸民終無怨心

退從或體作納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說近是

傷君謂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不當云僞臣僞權道吾然此與諂下傷上國與僞臣同君必有弗弗

之臣口部云嘒遠也上必有諂諂之下廣雅釋訓云諸諂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監登諂

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審容諸諂鄭君注云致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延延長也支苟當是致諂之諂

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皆延延以愈久長而致敬者又諂諂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有諂諂之下

意然則諂諂者諂諂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不得申亦必諂諂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

上必有諂諂之下是也案洪謂苟爲敬字之諂是也而以支爲致則未瑋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

爲交形近而諂諂說上篇圍規相見也今本交亦誤支是其證故欲見以交傲于章注云交夾也苟

即敬之壞字國語楚語左丘倫相見也公子壘曰唯子老謹故欲見以交傲于章注云交夾也苟

長生保國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言也當爲暗說文云瘖不能

下瘖非有瘖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廿二切瘖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論議案暗瘖字同尚賢

暗即瘖也又穀梁文六年說苑正議遠臣瘖遠臣瘖于云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言謂

李善注引介頡篇云六年說苑正議遠臣瘖遠臣瘖于云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言謂

云與瘖義同史記蘇通論吟而不言案隱云吟音戶隆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心爲韻諂諂在側

滋淺與谿陝對文因取逝為
遠其義遠晦寒王說近是
中淮南子齊厚也則不能流國矣
堯塙者寫土何休公羊學曰堯塙不生五穀其地不膏王者淳澤不出宮

脩身第二 畢云脩治之字从多从肉者
二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蘇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即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篇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蘇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業爾雅釋詁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舉讀見毀句舉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諧隱之言無入之耳之舉本為于今據道藏本正王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諧隱即諛隱傳二十八八年左傳開執諛隱之口是也諛與諧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淡書馬援傳並引作取彼譖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諛隱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賁云批捍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傷人之孩如根蓼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云詆都禮切訐屠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玉篇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為偷同聲假借字此與力事日譚文相對禮記表記云設壯日盛壯疑作

節 莊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俗改也。王引之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茲。拜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說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齊。是其明證。義之從齊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說古文作齊。故於此亦不知為齊字之譌。蓋鐘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備識也。生則見愛。死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勳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節。案注云。馴讀為馴。訓與雅釋。訓義同。謂出口者皆典雅之言。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肌體

即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鸛接之肌膚。小爾雅廣詁云。接遠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通臂手足。而鸛接之肌膚。古文挾皆作接。俗作挾。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華髮墮顛也。畢云。際字當為墮。詒讓案說文影部云。鬢髮。白首云。捷。委也。案捷。委字亦通。高失其義。華髮墮顛也。畢云。際字當為墮。詒讓案說文影部云。鬢髮。白首

齊宣王謂閔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

肺醢。辨。禮大夫辨受。辨少字。饋食禮。辨。子三豆。今文。辨皆作徧。是徧與徧通用。物音徧。是非音辨。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畢

廣雅云。幾。微也。或不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首木本不同者。其末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搗詰。又引說文。以幾為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惰者。云

雄。猶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云。從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滅也。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

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

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當為非在身而情。當為情近形而誤上云。路當為務。即家上務為

反。當為情近形而誤上云。路當為務。即家上務為反。

其所當勝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
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
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古通，齊
名，齊，委容云。戴，戰也。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
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尚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
弟，子墨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汪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於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尚疑卽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嘗。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
於蒼則蒼，黃雅釋器也。染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
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縹，五入爲緗，七入爲緇，鄭注云：玄其六入者，與爵雅釋器
義屬，縹，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縹三染爲之，縹七入爲緇，鄭注云：玄其六入者，與爵雅釋器
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而已則爲五色矣。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五
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製作可。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高誘云：陽
城人，魯聘伯陽。畢云：高誘註呂氏春秋云：伯陽，善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子姓，字伯
也。得六人曰：從陶方，同，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
舜女，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
堂書錄：四十九引，月子作柏楊，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謬也。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